

# 吕梁英雄传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吕梁英雄传 / 马烽, 西戎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0.4 重印  
(红色经典)

ISBN 7 - 02 - 002614 - 1

I . 吕… II . ①马…②西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6298 号

责任印制: 周小滨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军事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280 千字 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2

1952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1956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

2000 年 4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

印数 18001-28000

定价 15.40 元

## 起 头 的 话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,芦沟桥事变爆发,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向我国进攻。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对日屈服,订下许多卖国条约,专一压迫屠杀人民,对日本的进攻毫无作抵抗的准备,因而不到三个月光景,便被日寇冲进长城,顺着平绥铁路、同蒲铁路打进了绥远、山西。那时好几十万晋绥军,只是乱招架了一阵,便望风而逃;那些政府官员、将军、太太,带上平时刮地皮刮下的金银珠宝、法币现洋,坐上火车、汽车,争先恐后地逃到西安、重庆等大后方去了。这下敌人更是凶焰万丈,到处杀人放火,如入无人之境。山西、绥远大部地区沦陷敌手,千百万同胞在敌人铁蹄下呻吟。

幸亏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,开赴敌后坚持抗战,内中有一位贺龙将军,率领一二〇师,浩浩荡荡开到晋西北来。那时正是数九隆冬,北风凛冽,雪花纷飞。一二〇师的健儿们,在冰天雪地中和敌人苦战,给疯狂的日寇以迎头痛击。一九三八年春天,接连收复了宁武、五寨、神池、岢岚、偏关、河曲、保德七县,并深入到绥远敌后,建立起大青山抗日根据地。

一九四〇年春天,晋绥人民、各抗日团体、抗日军队,在共产党领导下,建立了民主政权。从此以后,军民更加同心协力对敌斗争,不顾流血牺牲,到处攻打敌寇。解放了二十多座县城,粉碎了敌人无数次“扫荡”,坚持了八年的抗日战争,巩固扩大了晋绥解放区。

晋绥解放区人民,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,许多热血男儿都参加了八路军、游击队,在家的就参加了民兵。民兵们平时在家

生产,抽空练兵习武;一到战时便拿起步枪、火枪、地雷、手榴弹和敌人战斗,保护群众,日夜打击敌人,并且配合主力军作战。尤其是执行了毛主席提出的“挤敌人”的方针以来,军民创造了明的、暗的、软的、硬的各种战法,组织了“变工爆炸”,实行了“劳武结合”,粉碎了敌人的“蚕食政策”、“怀柔政策”、“三光政策”,以及数次“强化治安”,挤得敌人统治区日益缩小,由面变成线,由线变成孤立的据点。把晋绥解放区保卫得铜墙铁壁一般。

在这八年的斗争当中,人民用血泪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,涌现出无数民兵英雄。一九四四年晋绥边区群英大会上,单说出色的民兵英雄,就有一百二十四位。这些人物当中,有的是爆炸大王;有的是神枪能手;有的是破击英雄;有的是锄奸模范;有的是智勇双全的领导人;有的是天才卓越的指挥员……各有各的长处,各有各的本领。真是花开万朵,朵朵鲜红。像许多民兵英雄,英勇斗争惊天动地的战迹;像围困蒲阁寨、围困娄烦、围困三交、围困岔口等史无前例的模范战斗,要一一介绍出来,恐怕三年五载也说不完。如今只写一个故事,虽然仅是一个小村子里的事情,但也可以看出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,艰苦奋斗的轮廓。这些闲言淡语,只当作一段开台锣鼓吧!

# 第一回

## 日本鬼兴兵作乱 康家寨全村遭劫

吕梁山的一条支脉，向东伸展，离同蒲铁路百十来里的地方，有一座桦林山。山上到处是高大的桦树林，中间也夹杂着松、柏、榆、槐、山桃、野杏；山猪、豹子、獐子、野羊时常出没。山上出产煤炭和各种药材，山中有常年不断的流水，土地肥美，出产丰富，真是一个好地方。

山下有个大村子，名叫康家寨。东南七里是桃花庄，东北六里是望春崖。三个村正好成了一个鼎脚。从康家寨顺沟往西走十里地，翻一架山过去是靠山堡村，顺沟往东走十里翻一条梁过去，是一个小集市，村名叫汉家山。汉家山再往东二十里就是水峪镇了。

康家寨全村有百十来户人家。村中有一家土老财，名叫康锡雪，年纪五十上下，长的圆头圆脑，脑门心秃得光溜光，酒糟红鼻子，三绺黄胡须，不管冬天夏天，经常戴一顶徽绒瓜皮帽。他有两个儿子，大儿佳玉，在晋绥军里当副官，敌人打来的那年，随着晋绥军逃到陕西去了；二儿佳碧，二十来岁，在家游手好闲，横草不拿，竖草不拈，每天起来嫖破鞋串媳妇，赌博抽洋烟，那颗脑袋瘦的像个干萝卜一样，没有一点血色，外号人叫“康家败”。

康锡雪在旧政权统治的时候，衙门里当过师爷，当过村长。家有土地四百多垧，开着几座炭窑。村里人大半都是他的佃户。这人满肚子阴谋诡计，横行霸道。仗着有钱有势，与衙门里有来往，硬把桦林山这座天生天化的东西，霸成他自己的家产。谁要上山砍一背柴，刨一点药，都要给他纳捐上税，因此外号人叫“桦林霸”。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进攻，战争爆发。康家寨是偏僻村庄，老百姓没见过大的世面，也不懂是怎么回事，只是想到事情不妙，又要遭“兵灾”了。特务和一些巫婆神官到处造谣说：“这是劫数，在劫的难逃，‘推背图’上注定的，要大乱三年，有星宿下凡啦！”

不久，太原失守了。晋中平川里的大城市都失守了。接着溃军蹿了下来，康家寨一天要过几十伙，有穿灰军装的，有穿草绿军装的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歪戴着帽子，倒背着枪，南腔北调，各种口音。真是“大炮一响，黄金万两”。这些“老总”们，有的骑骡压马，有的牵驴拉牛，牲口上拴捆着花红柳绿的包袱。一到了村里，见门就进，见人就捉。手里提着皮带，一开口“妈的×”，一伸手几皮带。要白洋，要大烟，要酒肉，要女人……不给吊起拷打……。一连过了两个月的溃军。不久，顺屁股日本兵也追到山上来了，把个康家寨闹得乌烟瘴气。直到八路军贺龙将军领导的一二师开来晋西北，打走日本鬼子，一九四二年春天又建立起抗日新政权，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。新政权为了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，实行了减租减息政策，使家家有活路，人人有饭吃，好发挥出一切力量齐心抗日，保卫家乡。

康家寨是边沿地区，离敌人的据点有四五十里。全村佃户穷人在农会领导下，向桦林霸进行了减租斗争。穷人们减了租，抽了受剥削的欠债契约，陈皮烂账打扫得一清二楚，家家光景慢慢过好起来了。村里的抗日自卫队也发展起来了。

一九四二年春天敌人实行“蚕食政策”，一步一步向解放区蚕食。正月底，敌人三路“扫荡”晋绥边区的核心地区——兴县。八路军为着集中兵力反“扫荡”，边沿地区放松了一点，敌人乘机便占了离康家寨三十里的水峪镇。消息传到康家寨，闹得人心惶惶，日夜不安。村干部商量了一下，每天派两个自卫队员，出去探听消息。连着探了两三天，回来都说没有动静，敌人只是在水峪镇修炮

台,连村都不出。村里人这才安下心来。当时虽然马区长在据点附近各村,跑来跑去,动员大家空室清野,站岗放哨,严防敌人,可是康家寨群众听说敌人连村都不出,都满不在意地说:“敌人就是占大城镇哩,咱这山沟小村,保险不来。”村中干部也没积极推动。后来又因惊蛰已过,家家都忙着上地劳动,也好像忘记水峪镇有敌人了,连个哨也不放。到二月间敌人又占了汉家山,人们才着了急。

一天清早,天刚朦胧亮,这村农会干事张勤孝,提着粪筐拾粪。一出村口,见沟里进来一股穿黄衣服的队伍,他心中一跳,扔下粪筐便往回跑。一边跑一边喊道:“敌人来了!快跑吧!”接着就听见村外响起了枪声。这下村中大乱了,狗乱咬,妇女娃娃哭喊成一片,人们满街乱跑,有穿着裤子没穿上袄子的,有光身子披了一床被子的,老婆找不见丈夫,娃娃找不上妈妈,乱纷纷的往村西奔跑。

桦林霸康锡雪,本来全村数他家起得迟,只因昨晚多吃了些猪肉,天不明就起来跑肚。刚蹲在茅房里,忽听见外边打枪,街上乱喊敌人来了,吓得没有屙完,连忙拉起裤子,一溜烟跑到草房里,取出埋藏了的文契盒子,抱上就往外跑。混在逃难的人群中间,一气跑到山上,这才坐下来喘了一口气。低头一看,鞋子不知在什么时候跑掉了,脚底划破了一绽,脚板上糊满了鲜血与泥土,疼的像碎刀乱割。往山下村里一看,才想起家里人还都睡着,心想再回去叫吧,敌人已进了村子,只好心里干着急。

逃出来的人,整整在山上饿了一天,眼巴巴的等到半下午,忽然见村子上空冲起一片黑烟,高处的几间房子,吐着红红的火舌。料想是敌人放火后走了,男子汉们这才赶忙跑回来救火。

村里叫敌人糟蹋得不成样子了!村口柳树跟前杀死一个青年,浑身是刺刀穿下的窟窿。柳树上倒吊着两个年轻妇女,赤条条的一丝不挂;一个把奶头割掉了,一个肚子破开一绽,肠子流了出来,鲜血一点一点滴在地上,染红了周围一片刚发芽的绿草。路过

的人，不由得要涌出两眼热泪，低着头走了过去，不忍心看这个凄惨的景象。村子里十几间房子冒着红红的大火，满街是半截的死牛死猪，到处是污秽的血腥。家家的锅盆瓦瓮打碎了好多，粮食衣服扔下一地，粘着鸡毛和黑血……。

张勤孝是第一个回到村里的，刚走到街西头，就见村里一拐一拐走出个老汉来，浑身是土，脸上糊着污血。张勤孝细细一看，见是张忠老汉，忙问道：“日本人走啦？村里怎样？”张老汉点了点头，收住泪点说：“村主任康顺风，村代表辛在汉，都叫抓走了，共抓去七个。”说着把张勤孝引到了丁字路口康家祠堂旁边场里，指着个地窖口说：“都死了，死光了……”说完趴在地上大哭起来。

原来敌人进村时，村里没跑脱的人到处藏躲，张忠老汉领着他三小子，还想往村外跑，不料刚到康家祠堂跟前，迎面就碰上十几个端刺刀的敌人，张老汉急了，抱着三小子一下跳进了这个地窖里。原先里边已经有四五个妇女小孩子。他们刚爬进洞里，就听见敌人在地窖口上吼叫。大家挤到里边吓的连气也不敢吭。过了一阵，上边扔下五六个手榴弹来，“轰隆隆隆”响的震天震地，洞顶上土块纷纷坠落，人哭喊着，挤成一团。张老汉只觉耳朵“嗡”的一声便昏迷过去了。等他醒来时，觉得身上重甸甸的，两手撑住地用力一扛，坐了起来，原是他三小子压在他身上了。借着窖口上透下来的亮光看时，人们都横七竖八的躺着。张老汉一个一个推了一遍，连动也不动，又用手摸胸口时都是冰凉，黏糊糊摸下两手血，知道是都炸死了。他抱着三小子，连哭也不敢哭，伤心的眼泪往肚里流。等了有两个时辰，听见外边静悄悄的，才爬了出来。正要回家去看看，忽听隔壁祠堂院里，有敌人“唔哩哇啦”说话，张老汉忙又藏到场旁边的一堆草里。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了，张老汉从草堆缝里向外偷看，见村子里起了火，又听见敌人吹号，百十来个敌人都集合到了这个场里。有枪上挑鸡的，有手里提着包袱的，五六条牛驴身上驮着重甸甸的东西，又见旁边一串溜捆着康顺风等七个人。

一个日军军官站到土台上讲了几句话，队伍便起身走了。张老汉又等了有半炷香工夫，才从草堆里钻出来。

张勤孝听张老汉哭着讲完事情的经过，便拉起来道：“张大叔，光哭能顶什么用？仇恨记在心里，等着以后报仇。快先回去救火吧！”这时，逃出去的人们，陆续回来了。张勤孝也顾不得张老汉，赶忙领上众人，分头去救火。

桦林霸康锡雪是最后回来的。一进家门，见家里院里，乱七八糟，花瓶、自鸣钟、玻璃窗子都打碎了，红油箱柜大开，盖子扔在一旁；油坛子酱罐子也搬倒了，红的黑的流下一地。幸好房子还没烧。只见长工康有富在收拾院里的东西，他老婆哭的两眼像灯盏一样，两个媳妇躺在炕上哼哼。老婆见他进来，照脸吐了一口浓痰，拿指头狠狠指了一下他那光溜光的脑门心，又哭又骂道：“你这老不死的東西，只顾你跑了，丢下全家受难，两个媳妇都叫糟蹋了，佳碧也叫抓去啦！……”康锡雪最怕老婆，平日老婆无缘无故骂，都不敢回嘴，今天更是连气也不敢吭了，又听见说儿子被拉去了，气得两眼一瞪，倒在椅子上，只呜呜的干嚎。老婆哭了又骂，骂了又哭，全家人一直哭到半夜。到鸡叫时分，听见街门吱的一响，闪进一个人来。

## 第 二 回

### 康顺风勾结敌伪 桦林霸施展阴谋

进来的那人，约有三十几岁，矮个子，小眼睛，尖嘴巴，头上戴顶毡壳帽，穿一身黑棉袄、裤，外面披一件没面子半旧羊皮袄。桦林霸全家一见，又惊又喜，忙问道：“啊哟！你不是叫敌人捉去了么？怎能跑回来的？佳碧回来了没有？”那人一屁股坐到炕沿上，

缓了口气说：“从汉家山回来的，佳碧还在汉家山。放心吧，人家招待的挺好，一点制也没受。”

原来这人就是本村的村主任康顺风，和桦林霸是远房叔伯兄弟。以前是个“牙行”，在旧政权手里当过阎长，性情狡猾，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做事情都是看风转舵。新政权建立后，他表面上很积极，又被村里选成主任代表。这次敌人来没有跑脱，叫抓住打了个败兴，吓得叩头作揖求饶，任他一张快嘴，“爷爷”“大人”的叫了一路，敌人连睬也没睬，一直捆绑到汉家山。路上他想：这回可不得活了。哪知一到汉家山据点，迎头碰到他表兄王怀当。他的肉团子脸，比以前更胖了，满脸的络腮胡子，刮得像珧琅皮一样。戴一顶灰礼帽，穿一套鼠灰色西装，脚上穿一对半旧皮鞋，跟着一个戴眼镜的日本人走了过来。

康顺风一见他这身打扮，猜想一定是在日本人手下当了官，马上哭哭啼啼，求他给想点办法。这王怀当在旧政权时，是汉家山村公所的村长。敌人打来的那年，便逃到了晋西南。一九三九年冬天，日阎临汾会议以后，他奉上级的命令到太原投敌。这次随敌人又来到汉家山，当了伪联合村公所的村长，在日本人面前是数一数二的腿子。只要他说一句话，要谁死谁就得死。外号叫“二日本”。

王怀当一见捆来的是他表弟，拍着胸脯说：“老弟，不要担惊受怕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慢说这点小事，就是天塌了，一手也能撑起来！”回头又和那个戴眼镜的日本人咕噜了几句，当下就把康顺风的绳子解开，引到独眼窝翻译官房里。

这房子的摆设很阔气：靠窗放一张红漆八仙桌，上面摆着一架座钟和许多纸墨笔砚，桌两旁有两张大红椅子，墙上挂着红红花花的地图、相片。康顺风坐在椅子上，便有个穿黑西装的日本人，走过来招呼他抽烟喝茶。原来这就是日本人翻译官，真名叫松山太郎，平型关作战时，打瞎了一只眼睛，这里老百姓便叫他“独眼窝翻译官”。独眼窝翻译官装着很和气的客气同康顺风谈话，问他村里

的情形：有没有八路军，哪些人是干部，过去哪家是财主……。康顺风原想不能活了，谁知来到这里就当客人待承。康顺风素来就投机取巧，今天受了日本人这份热情招待，乐得恨不得怎样孝敬一番。当下就把村里的实在情形，一五一十地讲了个一清二楚。

独眼窝翻译官听了，笑眯眯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把他引到另一个房子里去见日本小队长。

过了两个多钟头，康顺风揩着满嘴的油，又跟着独眼窝翻译官从日本小队长房里出来，满头的汗，脸上红光红光的，手里捏着崭新一叠钞票，一边往口袋里装，一边又来到独眼窝翻译官房子里。这时王怀当也吃了饭来了，三个人又抽烟喝茶说笑了一阵，到夜里十点多钟，康顺风起身要走，独眼窝翻译官和他表兄对他说：“你回去把话和康锡雪说知，只要他能答应维持，帮皇军的忙，保证放他儿子回去！”

康顺风把到了据点的前后情形，大概的对桦林霸讲了一遍。随手又从身上摸出一封信递过去说：“这是日本人捎给你的。”桦林霸接过信拆开，凑在灯下看。只见他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，又像高兴，又像生气，急得他老婆连忙问：“信上说的是些什么？”康顺风抢着说：“皇军觉得今天糟害了你家，很对不起，赔罪啦。还说锡雪哥有名望有学问，希望给皇军做点事，出头维持这个局面。”老婆说：“写着佳碧能放回来不能？”康顺风说：“急什么？在那边住几天吧，他比别人好得多，别人在冷房子里关着，他却是当客人待哩！”

桦林霸把信看完了，两手捏着信纸发呆。半天才发愁地说：“唉！这事叫我进退两难，日本人把我家欺侮成这样，我再来替他做事，落下个汉奸骂名，这这……唉！”康顺风说：“是呵！我当初也是这样的想，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如今只好打了盆说盆，打了罐说罐，维持了不但性命钱财不受害，还可捞一把哩！再说刀把子握在人家手里，不维持佳碧能飞回来？！唔！咱们以前都是阎督军手下干了事的人，阎督军说过：宁亡于日，不亡于共。人家那么大的大

物,都和日本的司令官在临汾照了相,说和日本人合作剿共,可见这天下是皇军的了!”桦林霸低下头,两手摸着光溜光的脑门心,一句话也不说,心中翻来覆去的想道:“维持了?八路军抓住就当汉奸办;不维持?这些财产就保不住了……”正在委决不下,康顺风又从怀中掏出一叠花花绿绿的伪钞来,放在桌子上说:“这是皇军赔偿你家损失的,以后维持的好,每月还有一百二十元的薪水哩!”

桦林霸老婆是有名的财迷鬼,外号人叫“小算盘”。一个麻钱看的磨盘大,和人共事总是想占便宜。比如在街上买菜,为了多要一苗葱一头蒜,常和小贩争吵得脸红脖子粗,要是那个卖东西的不留神,她便会把秤锤或别的小东西偷过来。“小算盘”看见那一叠崭新的钞票,心中欢喜,不由的顺手拿过来一五一十的点。数点了两三遍也没数清,还是康顺风告她说共三百元,这才放了手,眉开眼笑地说:“这可是宗大进项,好生意嘛!这年月!一月一百二,一年就是……”扳着指头算了半天也没算清,还是康顺风告她说:一年是一千四百四,这才放了心。又扭过头来,把桦林霸光溜光的脑门心点了一指头,恨恨地说:“把你个老糊涂虫,这样的好差事,一年就一千多哩!”

桦林霸没答理。寻思了半天,忽然站起来说:“村里人要反对该怎么办呢?”康顺风说:“唉,这荒乱年头,人都是盼保住命就对了,谁还管那么远的事呢?就是怕那几个干部……”桦林霸用拳头在桌上捣了一下说:“上有好者,下必有效者。既然阎司令长官都和日本人合作,维持就维持吧!这几年没权没势,尽受穷人的气。趁这机会倒可把这些人教训一下。以后送情报,送给养,反正也出不到咱头上。你说那几个干部,哼哼!”桦林霸冷笑了两声继续说:“你数数,农会张勤孝虽然工作积极,是个老实疙瘩,拐的卖了他,还要跟上点钱哩;代表辛在汉又给抓去了,只要在皇军面前说句话,永远也休想放他回来。剩下自卫队分队长雷石柱一个人,就让他浑身是铁,也打不成几个钉子呀?再说他病的爬也爬不起来,将

来随咱们还好，不随就想法干了他。村里的事还不是由咱们办？至于其他老百姓更不算事。”说着凑在康顺风耳朵上，咕噜了好半天，康顺风高兴地拍手说：“哈哈！还是老兄肚子里文章多，就照这样办！”小算盘’在一旁听着，也高兴的了不得。

说话之间，外面鸡叫了。桦林霸这才想起一天一夜还没吃饭，忙叫老婆给炒了一碟鸡蛋，热了一壶酒，做了些面，让康顺风也一块吃。康顺风说：“我在皇军那里已吃过了，还是大米罐头哩！”接着他俩又谈了些维持的事，康顺风说日本人马上让送二百块白洋去，桦林霸点头答应。吃完了饭，桦林霸随手研墨蘸笔，铺开一张大纸，在上面写了一片字交给康顺风，康顺风接过来，又向“小算盘’要了点糨糊，便匆匆出去了。

### 第 三 回

#### 变花样活动维持 逞奸计敲诈钱财

康顺风从桦林霸家中出来，天还没大亮。他摸到村西头井跟前，看看四下无人，急急忙忙把那张字纸贴在墙上，一溜烟跑回家中。他老婆还在等着他，见他进来，忙问：“锡雪哥答应啦？”他嗯了一声，倒头便睡了。

清早，农会干事张勤孝就全村跑着调查损失。当他走到村西头井跟前时，见村里十几个人，围着看墙上贴的告示。张勤孝挤进去看时，上面写着：

大日本皇军告示康家寨全体村民知晓：皇军威震四海，万民归顺。限三天火速维持，可保全村安全。如迟迟不理，皇军一怒，发去大兵，先杀村中干部，后洗全村，房屋烧尽，鸡犬不留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何去何从，

速速决断,特此布告。

看的人们在纷纷议论:富农李德泰,噙着烟袋,好像自言自语的低声说:“维持了就平安啦,反正谁家坐了天下,也是一样纳粮。”揽工汉刘二则看了他一眼说:“一样?一样就是两样,财主们能出得起负担,咱穷人出不起呵!”另一个老汉说:“要不维持,来了就是杀,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啦,临死再挨一刀子?!”几个年轻人齐声反对道:“人又不是个泥胎,他来了还不会跑?腿又没借给别人。”有几个人便拉着张勤孝问该怎么办?张勤孝说了声:“这是敌人的阴谋!”便把那张布告揭下来,折好藏在袖子里,又跑到后街里调查了几家。他听人们说,康顺风回来了,便一气跑到康顺风家里。推门进去,见康顺风还在炕上“呼呼”睡着,他女人正在地下做饭;张勤孝推了康顺风一把,康顺风翻了个身又睡着了,搬住头摇了半天,康顺风才醒来,一看见张勤孝,忙起来穿上衣服。张勤孝问他:“你昨天怎么回来的?村里那几个人怎么没回来?”康顺风不由得脸上一红,吞吞吐吐地说:“哦!哦!我在汉家山找保出来的,村里那几个人呀?唉!说不清。”张勤孝也没再追问,从袖子里掏出那张纸来铺在炕上说:“你看!敌人威胁要我们维持啦!这大概是昨天临走贴下的,我今早晨路过井边才看见。”康顺风心中早就明白了,但佯装不知说:“哦!我看,这上面写的什么?”看了一阵急忙问:“村里人是个什么意思?”张勤孝说:“都是愁的没主意,咱们讨论个办法吧!”康顺风一面往炕角里团着被子,一面偷看着张勤孝说:“我们手里又没兵又没将,有啥的办法?日本人能说出来就能干出来。不维持就先杀咱们干部,谁又不是长的韭菜脑袋,割了还能长起来?我看不维持是不行了。”张勤孝说:“可是我们要替群众打算打算呀!这次敌人来,全村光粮食就损失了五十来石,还有六条牛,四条驴,连上房子家具,零零碎碎总共算起来,少说也有几十万!以后再要维持上,天天支苦差出负担,老百姓不要活了!”康顺

风说：“维持也是为全村安生，这是蛇钻到竹筒筒里，只好走这条道儿啦。”

两个人一递一句，一个主张维持，一个主张不维持。越说声音越高，看看快吵起来了，康顺风忽然变成很和气的样子说：“维持不维持咱也作不了主，看村里人的意思吧！”正在和面的康顺风老婆接上说：“勤孝哥！咱们自己人说句知心话吧，这二年你在村里得罪的人可不少，遇上这年头，有个把仇人暗里害你一下，可就吃不倒哇！”张勤孝说：“咱行的正，走的端，众人有眼哩！仇人不仇人小事，要叫我维持，向日本人低头，我是坚决不干！”说完便走了。康顺风看着他出去了，狠狠地说：“狗日的！看谁能熬过谁！”这时他女人把饭端来了，因心中有事，胡乱吃了两碗，就往外走。

一出门，见满街灰塌塌的：烧塌的房子、熏黑的窑洞，破砖烂瓦，乱七八糟。碰到的人都是愁眉不展。走到街当中丁字路口时，见康家祠堂旁边场里围着好多人，场子里摆着六具尸首，有的断了脚，有的掉了臂，衣服上烧下好多洞，污血黄泥糊下一身。张忠老汉和他大儿二儿，满脸泪痕，用门扇抬着三小子的尸首回去了。他老婆跟在后边，大声嚎哭着，口中数说着听不清的话句。

康顺风从一条小巷进去，便走到周毛旦家中。因为周毛旦的儿子周丑孩，也被敌人抓去了，所以全家一见康顺风，都急着问：“主任回来了。丑孩怎样？能不能回来？”康顺风装出忧愁的样子说：“回来？唉！听说要往外国送哩！”周毛旦老婆和媳妇听了，吓得大哭起来。这时候，门外又进来三四个人，有老汉，有妇女，都是来打听各人家被抓去的儿子或丈夫的。一听说要往外国送，女人们都哭起来了，求康顺风给想办法。康顺风见众人都请求他，马上转了话头说：“亲不亲总是一乡人哩，大家有了难，我不能不救呀。日本人不是贴了告示啦，只要咱们答应维持，不但人能放回来，全村也就安生了。”众人听了齐说：“只要人能放回来，维持就维持吧！”康顺风说：“我也是这想法，就是农会张勤孝不让，我说：‘不维

持眼看抓走的人就没命了。’他说：‘管那些闲事哩，死不死又不是自己家的人。’他还说：‘谁要维持就枪崩谁。你们听这还像个人话吗！’人们心里都是着急自家的人，听了康顺风的话，也不分真假，当时气得都骂开了。周毛旦本来就是个二百五脾气，不由得两眼冒火，口中嚷着：“我问这狗日的去。”气冲冲的就往外奔。康顺风一想：“这话本来是自己捏造出来的，要问的露出馅子来可就坏了。”于是连忙一把拉住周毛旦说：“那种人你问死他也不会承认，依我看，你们几个相随上闹他去，维持是为了往出救人，不能让他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。”众人都说对。周毛旦几个人，便一起去找张勤孝。

康顺风看着一切都办妥了，连忙又回到家中，给他老婆布置了任务，让到村里活动去。他老婆也是和他一样的性格，能说会道，三十大几了，还是经常搽油抹粉的，听了她男人的话，便到街上去散布谣言。

农会干事张勤孝和康顺风争吵罢，回到家中，愁得眉头上挽起疙瘩，好像挑着千斤重担一样，一心思谋着对付敌人的办法。想到要早听了政府的话，全村空室清野站岗放哨，也不会受这损失。又想到村干部中康顺风是个维持分子，自卫队分队长雷石柱又病了。就剩下自己一人，一只手总拍不响呵！有心找政府商量办法，可是这时内地区军民正在进行反“扫荡”，政府不知转移到哪里。真是越想越愁闷，千头万绪，心乱如麻。老婆和他说话，他也不理，只是蹲到炕沿上抽旱烟。烟灰磕下一堆，窑洞里充满了烟草味，他老婆不断地咳嗽着，斥责道：“好你咧！不要抽了，把人给呛死了！”但张勤孝好像没听见，仍然烟袋不离嘴地抽着，熬得烟油“吱吱”响，抽完一袋，又重新装上一袋抽。

正在这时，门外撞进四五个人来，有妇女有老汉，都是气呼呼的。领头的周毛旦脸涨得通红，两眼充满血丝，两撇胡子一动一动的向上翘着，劈头就问：“你是不叫我们活啦！知道割了别人的肉

你不疼哇！”随后这个一言，那个一语。张勤孝起初真是摸不着头脑，听了半天，才知道是闹着要维持，想用维持作条件，换回被抓去的人。张勤孝忙说道：“维持那就是投降了敌人，咱们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减租减息翻了身的人，咱们能做那样的事吗？再说，维持了，咱们的人也不一定会放出来，这是敌人的阴谋！咱们可以想别的办法往出救人！”任你怎说，那些人总是不听。吵吵闹闹，逼着张勤孝非马上答应维持不可。哭闹了半天，好说歹说才走了。

黄昏时分，各种谣言像风一样的刮来，先是妇女们传说着，随后全村都传开了：一阵说敌人要来抓张勤孝哩！一阵又说张勤孝不走，敌人就要把康家寨杀绝哩！张勤孝听到这些谣言，对他老婆说：“反动派暗里害我啦！我是抗日干部，工作搞不好，受政府的处分甘心情愿。要让我维持是办不到。这里工作不能坚持了，我们搬到后边去吧！找见政府再说。”他老婆也赞成。于是连忙收拾东西，把土地托了他兄弟张勤顺经管，连夜搬走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康顺风听说张勤孝搬走了，赶紧跑到桦林霸家。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：“咳！锡雪哥的神机妙算，比张天师还灵呵！”接着把贴告示、活动维持、逼走张勤孝的前后情形，一五一十讲了一遍。两个人商量了一阵，桦林霸摸摸光溜光的脑门心，笑着说：“走了一步说一步，这阵村里的干部没人敢出头了，咱们就要闹一把子人，把这个江山撑起，把印把子握到我们手里。你看村里哪些人能办事，赶紧去活动活动！”康顺风想了想说：“二先生这人怎么样？”桦林霸把肉脑袋摇了几摇说：“白文魁这号念书人，这阵慌慌乱乱不安定，他不肯泼出身子来干，怕得罪人，等将来权柄都到了我们手里，请他干点事是行，眼下是要挑些敢闹事的才行！”康顺风说：“那你看康肉肉、康二旦和王臭子们呢？”桦林霸忙点了点头道：“行，行，非这些人打不开天下！”当下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活动的办法，康顺风便去找康肉肉、王臭子们几个去了。

原来这康肉肉，是桦林霸的远房叔伯侄儿。当初的家业，和桦